



碰钉记

倪正平

三

可事态的发展还是超出了他的预期。这天上午他正在家里洗碗,村里做定职干部的儿子端木新民垂头丧气地走进他的家门,不叫爹不叫娘,一屁股坐在矮凳上,眼望着屋顶生闷气。

“这是咋啦!这个点不在村部上班,来这干吗?”端木遑问。

……

“碰到什么难事了?”

……

“哑巴了,跟你说话呢!”端木遑踢了儿子一脚。

“要我说什么?今儿起,我的工作地点就在这里了,什么也不用干,坐着发呆就行。”儿子气呼呼地开了口。

“这什么话!我惹到你了?”端木遑挠挠头,一脸茫然。

“谭书记叫我回家做你工作,说什么时候做通了,什么时候再到村里上班!!”

“这——”端木遑被噎着了。

第二天,端木遑在镇土管所工作的孙子端木奋勇也过来凑热闹。

“爷爷,领导叫我来你这里报到,这是考勤表,您得给我签字。”端木奋勇从皮包里掏出一张考勤表递到端木遑面前。

端木遑皱皱眉:“奋勇,你在镇上上班,要我签什么字?”

“爷爷啊,这是你做钉子户的权利,以后我天天来你这里报到。我们领导说,支持经济建设是头等大事,做你思想工作,这是我现在最光荣的任务。”

端木遑从灶口拾起一根灶膛里拨火用的木棍,举过头顶,吼道:“好小子,你也来我这里敲竹杠!”

端木遑气得浑身打战,气也喘不匀

从诗经走出来的“美女”

桑云梅

如紫色小葵,五片成一花,枝干花苞豎直向上,夏日雨后,捧迎雨水吮吸雨滴。这美得明媚、张扬又独立的花,是从诗经走出来的“美女”——木槿。《诗经·郑风》:有女同车,颜如舜华。将翱将翔,佩玉琼琚。彼美孟姜,洵美且都。有女同行,颜如舜英。将翱将翔,佩玉将将。彼美孟姜,德音不忘。舜华和舜英,指的就是木槿花。木槿花古称“舜”,从草从舜,“草”是本质,“舜”即“瞬”,即开而落。这木槿花一样的女子,就是春秋时期的大美女——齐桓公的女儿文姜。

“数点朝来雨,新开木槿花。”冯姐那踩着雨点而来,一个扯枝一个摘花,那阮籍所称“日夕花”,故意蹲在高枝儿上成功逃避我们的魔爪。残存着的那点儿歉意,被网上查到“木槿是食用花卉”的说法扫掠。总共就采了那么一些,姐姐还分享朋友小卫,贴心地将诸

家在竹林深处

李新勇

犹记得第一次到岳父家是个大冬天。细数当年留下的印象,其中一件值得说道的,是岳父家周围那片青翠的竹林。在丘陵,竹林到处都是,而岳父家周围的竹林尤其多,尤其茂盛。

这种竹,学名茨竹或者慈竹,一丛一丛生长,数根或数十根一丛,七八米甚至十多米高,顶端细小,形成钩钩一般好看的弯钩。

我家的老祖宗于“湖广填四川”落脚四川安宁河畔时,于院子大门外,种了几根茨竹。当初扦插的几段两米多长的茨竹竿,经过二百年来,到我离开故乡到别处谋生时,已旺发到七八十根竹子。

我们把茨竹生长的地方称作竹林,每次看到茨竹林,我就会想到当年贫寒却始终温暖的老家,感觉特别亲切。那不言不语的竹林,总以四季更迭的画卷,默默诉说着家的温馨与岁月的流转。

春日里,竹林是嫩绿色的梦。细雨如丝,轻轻拂过每一寸土地,唤醒了沉睡中的竹笋,它们争先恐后地破土而出,带着生命最纯粹的喜悦。阳光透过密集的竹叶,洒下斑驳陆离的光影,仿佛是大自然最精致的画布。

最美当数夏日傍晚,夕阳的余晖洒在竹叶上,金光闪闪,美得令人心醉。



就是个仿古项目,加个货真价实的老屋进去,不会突兀的。”

姜总叹了口气:“你曹镇长话到这份上,我还能说什么。不过这屋我是要看下的!”

“行,行,时间你定,我带路。”见姜总基本认可,曹拥军喜出望外。

四

这日,曹拥军带着开发商姜总、项目总设计师瞿工、村支书谭光荣,以及端木伯的儿子端木新民、孙子端木奋勇浩浩荡荡来到三间老屋前。端木遑、遑嫂从屋里迎出来,拿出三条长凳,招呼众人落座。遑嫂感慨道:“两个月了,今个儿老头子总算有了点笑模样。”

众人在场心坐定,独不见同来的瞿工。好一会,才见他从老屋西边的山墙边转过来,边走边自言自语:“太好了,太漂亮了,想不到这里还有这么完整的老屋,这屋龄定在百年以上,绝对是个宝贝。”说完,又一头扎进屋内,研究他的宝贝去了。

曹拥军见状,暗暗舒了一口气。

一个月后,仿清街项目开工。端木遑没有食言,把宅边二亩七分自留地调转给了村里,要了一块500米外的地作为自己的自留地。他说,身子骨还硬朗,跑远点种地没有问题。

蓝图上的方块、线条一天天立体起来,只消三个多月,清理出的二百来亩土地上,三排仿古建筑簇拥着两条街面渐渐清晰,之后又经粉刷、装饰,一座清末小集镇的雏形终得呈现。端木遑的三间老屋被镶嵌于最南侧的那排建筑里,大致一条轴线,但有些倾角,东山墙、西山墙与后建的仿古建筑稍隔开些。对这设计,按瞿工的说法,打破了

从诗经走出来的“美女”

桑云梅

丝配也对不住她,仙仙儿的诗经美女怎可油炸,又怎可搭肉荤?可盐,豆腐、鸡蛋、虾仁;可甜,米粥、冰糖饮、蜜饮。

古时候的女子常用木槿叶洗头,发质乌黑亮丽,丝丝润滑。清人《雨上竹枝词·七夕》描述了宁波人七夕习俗:“活水新煎槿树叶,家家料理洗头盆。”七夕乞巧节,古代女子摘取新鲜槿叶,剪碎后用纱布包裹,放在水中揉搓,待起泡沫后洗头,然后带着清新的木槿香赴会。宁波老话“牛郎织女碰头,槿树叶叶浇头。”直到现在,宁波一些年长的妇女仍然保持着用槿叶洗头的习惯。

白居易赞咏“中庭有槿花,荣落同一晨”,木槿早晨开放傍晚凋零。开一朵谢一朵落一朵,枝上总是新花嫩蕊,花期又长,7月到10月,欣欣向荣。不似菊花、栀子,谢了的花留在枝头着实难看,木槿,虽是朝开暮落,却是让人看了不爽气,英英勃发。

“槿花不见夕,一日一回新。”木槿花一朵接着一朵开放,永远开不完的花朵,就像是永远不会改变的爱,不管经历多少风雨和磨炼,爱始终保持原本的样子。韩国人尤其喜爱木槿,定为国花,称其为“无穷花”。

木槿枝条柔软,容易弯曲而不断裂,古人喜爱成排种植,而后编成绿篱。白居易就曾有“凉风木槿篱”的描述,杨万里《田家乐》也有“漫栽木槿成篱,已得清明又得花”的诗句。若是一座小院,必然将粉紫白色杂色木槿种遍,单瓣复瓣重瓣木槿栽全,枝条交叉,筑成篱笆,两三年后便密实得连猎狗都钻不进,夏时篱上开花,芭蕉出篱篱,“暮落朝开木槿荣,圆荷出水露珠倾。”何其美丽呢!闲时三五好友嬉笑采摘,制成可咸可甜的美味,何其惬意哉!

家在竹林深处

李新勇

在这些地方,随着农村住户的减少,岳父家周遭的竹林逐渐失去了往日的热闹与喧嚣。每一根茨竹的寿命,最长不超过十年。那些曾经属于一家一户的竹丛由于长期无人打理而无序生长,成了无人认领的野生植物。

篾匠纷纷年迈,做竹器的匠人几乎没有了,造纸厂也不再需要竹子做原料。这些曾经被精心呵护的竹林,如今新竹压老竹,竹竿之间拥挤着若干枯老残断的朽竹。每当风吹过,竹林里竹竿碰撞的声音,如同密集的阵雨,又似低语的呼唤,似乎在诉说着陈年心事。

今年初伏到中伏交界那几天,我回到岳父身边小住。丘陵的燥热让我每天像生活在烧红的锅底。看见房屋周遭于茂盛中透出苍凉的竹林,我不禁陷入沉思。

如果有一天,有人组织一批篾匠,将这些茨竹变成精巧的竹编艺术品,比如竹编的各式各样的篮子、盘子、插瓶、花瓶、竹扇、屏风等等,将从前的只能编织成劳动工具的茨竹变成生活艺术品,这些竹,便获得了新生,丘陵乡村也会因此热闹起来。这是商机,也许还是商业机密。我只会写作,不懂经营,但是若有人愿为此业,我随时准备投身做带路党。



触摸到乡村的心跳

王蝶飞

◎乐观村的清晨

乐观村和所有村庄一样
只是一个地名
这里生长杂草,庄稼,也驻扎

日落黄昏,炊烟袅袅
家的呼唤,温暖而悠长。
触摸这乡村的心跳
感受那质朴与安详。

天空是凌晨六点十分的蓝
我独自站在田野,与旭日对望
静止的村庄,天空下
一层浓云裹挟一层薄雾

此刻,凉风习习,鸟雀已经发声
就像接受,每天一次朝圣的洗礼
潜伏的一千多只小鸟
从心中飞出
晨光中,与麦田一起雀跃唱和
菠菜,小青菜,白萝卜
回到母亲潮湿的篮子里

清晨,小村庄终于迎来第一缕霞光
那是天空写下的
无人会意的童年的天堂

◎爱之歌

有时候梦是老家的院子
是浮在秋天的花影
有时候,桂花味的亲人在梦里聚在一起……
父亲,母亲,妹妹
像蝴蝶,像一片油菜花
像一个灿烂的春天
有时候,阳光照着
风吹着
感觉世上的爱
都在我的身旁……

◎月亮简史

为月亮作传的
是老家的院子,是祖父祖母是我,先写下童年的叹词
又写下水中的涟漪
我最想写的
是一只瘦瘦的白鹭,它是月亮

亮的侧影
越轻的事物
越在高空,比如翅膀
越重的事物越在低处
当我看到月光
尘埃一样落在地上
那是一只月亮
已经生根了

◎惊蛰日,聆听蛙鸣

惊蛰日,我还在蛰伏中。
风在门外
像过客。梅花绽放,柳枝返青
慢慢回暖的气息,去旷野
军山脚下歇息的风
聆听蛙鸣

几声蛙鸣过后
风停止了流动
我知道一定是它也在聆听蛙鸣
可我,想到到青蛙的影子
在哪一处草丛?
一只白鹭在不远处的水面上
低头踱步
然后又引颈高飞,像接受了某种召唤

而远山泛绿
如同遥远的秘境
重新回到了人间

◎触摸到乡村的心跳

花香轻抚指尖
老树盘根,枝繁叶茂
守护着这片宁静的土壤
枇杷、麦子和桃子树
都骄傲地怀孕了
豆角辣子茄子,有花有实
芝麻节节攀高
孩子们欢笑奔跑
似乡村的心,跳跃不停。

在乐观村,不经意间
总会和春天的花瓣撞个满怀
片片绿叶,继续馨香
还有朴素的情怀
苍老的肌肤上,洒满了阳光和时间的履痕

乡村多安静啊,此刻
我听见自己的心跳
阳光暖暖地抚摸着
母亲的一对猫狗

夕阳在悄悄退却
像母亲轻手轻脚
以免惊醒她的孙儿们
大地一寸一寸地暗下来
这让我想起远方

◎乐观村的落日

我所怀念的
乐观村的落日
有时落在香樟树上
有时,又落在银杏树和苦楝树枝头

小河边的树荫里
总是有两只鹭鸟停在那里
一只灰色,一只白色
我凝视着它们
仿佛自己也有了霞光万道的翅膀

仿佛落日的深情
也有不可言说的时刻
偶尔想起
少年时的某个黄昏
似乎从未进入其中
又似乎,从来没有离开

◎听蝉

在路上,我一次次停下脚步听蝉。
蝉声很远,如在虚空
蝉声很近,仿佛振动在胸腔
从蝉鸣中听出
大半个夏天的去向
这样的大合唱
像欢乐颂,更像大魔咒

蝉声里,我从藤椅上起身
淡紫色的牵牛花
开了一窗
绿茸茸的美人蕉
从尘世外探进头来
望着我
仿佛我想听到的好消息
一直在耳边

◎小于一

春天浩大,我只想独坐一隅
满树繁花
我只想拥有绽放的权利。
声音无需太大
像天鹅,唤醒一池春水即可。
春风来到老家的院子
总是轻手轻脚的
似乎是害怕
影响了母亲
正扶着中风的父亲练习走路。

走不了一圈
就走半圈,人终其一生
活不成一个圆
就活成一段弧线。
岁月让两个人
成了彼此的一部分是对的
就好比两扇门关起来
外边的尘土
就进不来了。

